

## 理性，在路口徘徊

至鄰近小鎮，或買或租，享受寬敞的生活空間和大自然美景。

朋友心血來潮，也跟風行動。據說他太太起初不同意，認為一旦疫情過去，恢復正常上班，路途遙遠，會增添不少麻煩。再說小孩子很快要上小學，自己父母仍住在市區，沒法接送，怎麼辦？但朋友執意認定，網上工作及上網課已成定局，不必多慮。

想不到隨着疫情好轉，公司要求大家返回辦公室。在疫情嚴重時，鄉郊房價飆升，而目前由於「回流」潮，房市又轉了方向，市中心區又變得炙手可熱。倘搬回去，這一去一來，一買一賣，錢包損失多少？他本想跳槽，可惜聯繫了幾間公司，薪酬不錯的需現身上班，可在網上工作的又收入不如前。朋友感慨地說，當初一時衝動，忽略自己實際情況，失去理性，才導致如今陷入進退兩難局面。

目前，復甦最快的行業大概是航空和餐飲吧。待在家裏太久，想外出賞美景，嘗美食，無可厚非。不過，有的人會促預定外出機票和酒店，待安排好假期，才知護照已過期或接近時限，急急趕去換領。誰知那裏人滿為患，就算入表辦妥手續，待拿到新護照，已過了出發日期，只能更改時間，費時費力，有的甚至機票作廢，損了大筆金錢。

倘做決定前能理性考慮，周詳安排，這些令人煩心的事也許就不會發生，旅途舒心愉快。

那天到商場，碰到一位熟悉朋友，剛從酒樓出來。他說，「這兩個星期，幾乎天天到酒樓『報到』，不是飲茶就是吃飯。有點吃不消了，不知膽固醇又飆升多少。」正如有的人到百貨公司，盲目滿足購物癮，結果既囊羞澀，大呼失算。這些報復性消費，真是令人又愛又恨。

理性與任性，表面一字之異，腦子裏一念之差，但卻是兩股道上跑的車，結果相去甚遠。人在憂傷、焦慮、抑鬱，或者過度興奮、放縱作狂時，往往容易失去理性，行為變得輕率，缺乏深思熟慮，作出的決定令自己日後懊惱或後悔不已。在目前疫情反反覆覆、難以適從情況下，人們的理性似乎正處在十字路口，往哪邊走？如何放眼未來？正是對每個人智慧的考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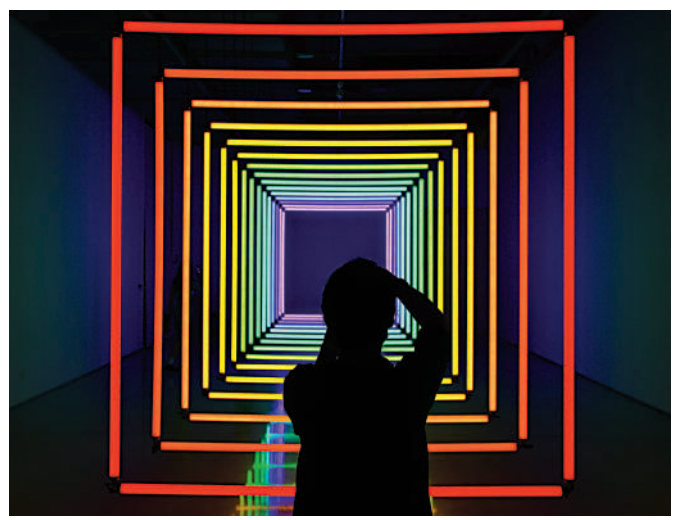
## 融入藝術 感知邊緣



市井萬象

「WAVELENGTH：感知邊緣」當代藝術展現正於北京時代美術館舉行。此次展覽展出十四件沉浸式藝術作品，通過藝術場景的構建，讓觀眾體驗「感知邊緣」的魅力。

新華社



## 港樂飄飄 聲生不息

我們這代人，可以說是看着港片、聽着港樂長大的。

上世紀九十年代，大家的偶像出奇的統一。男生們崇拜周潤發、張國榮，女生們喜歡鍾楚紅、張曼玉，我們買香港明星的大頭貼

和海報，聽磁帶或CD裏的粵語歌，在筆記本上用普通話發音來備註粵語的發音。那時候，在KTV裏會唱粵語歌的絕對是全场聚焦的中心。男生們為了在心愛的姑娘面前露一手，反反覆覆地聽Beyond、譚詠麟、陳百強、張學友，偷偷在家練好幾首拿手曲目，如此才好KTV裏不露聲色地驚艷四座。女生們那時普遍喜歡聽陳慧嫻、梅艷芳、葉倩文，我平生學會了兩首粵語歌，即是陳慧嫻的《紅茶館》和《歸來吧》，雖然發音不很標準，但足以讓我自滿了。

音樂是儲存記憶的最好載體之一。如今每一聽到粵語歌，懷舊的情愫就自心底油然而起。懷念青春的歲月，懷念白衣飄飄的年代，懷念那些追星的喜悅和KTV癡歌的激情……

這個春天，疫情攪得心情有些煩亂。好在，一檔以港樂為主題的音樂綜藝《聲生不息·港樂季》像一束光，點亮了陰霾的天空。這檔節目是獻禮香港回歸二十五周年。時光如水流逝，經典的粵語老歌並沒有落伍，依然時不時在我們耳畔流淌。

《聲生不息》，最主要的看點是歌手。林子祥、葉倩文、李克勤、李健、曾比特、毛不易、單依純、炎明熹……十六位嘉賓，年齡從四〇後到〇〇後；有香港粵語圈的，也有內地普通話圈的；有老牌歌手，也有新生代新秀，這樣混搭的組合讓人很是期待。我們想知道老牌歌手是不是還寶刀未老？普通話歌手能否

唱好粵語歌？還有我們不太熟悉的香港新秀歌手他們的唱功是怎樣的……我連續收看了四期節目，說實話被林子祥和葉倩文夫婦驚到了。已逾古稀之齡的林子祥，依然中氣十足，高亢有力，他和曾比特

合作的《單車》真真切切感動了我。而花甲之齡的葉倩文，除了頭髮花白之外，歌喉依然動人。看到她和李玟、周筆暢合作的《我要你的愛》，在舞台上邊唱邊跳，那神采飛揚的精氣神。

內地年輕歌手毛不易和單依純，看得出在粵語發音上下了十足功夫，毛不易和李克勤合作的《最佳損友》，聽起來就像是兩位地道的香港人在演唱。單依純和楊千嬅、周筆暢合作的《高山低谷》，和聲超強，天衣無縫。也感受到劉惜君、周筆暢的粵語魅力。認識她倆都是通過超女選秀，不曾想她倆的粵語歌更有味道。此次，我也認識了香港新生代歌手炎明熹和曾比特，喜歡炎明熹的《蜚蜚》、曾比特的《初戀》，可喜地看到港樂有了新的力量。《聲生不息》，不啻一架橋樑，用音樂架起了內地和香港交流的橋樑。

當然，音樂綜藝的靈魂還是歌曲。《聲生不息》最具吸引力之處在於翻唱的都是我們耳熟能詳的金曲，老歌新唱，既打了一副懷舊牌，也帶來了時代新氣息。雖然編曲並不盡善盡美，但不影響整台節目給觀眾帶來的情感衝擊。劉惜君和炎明熹翻唱了陳百強的老歌《念親恩》，熟悉的旋律令我想起英年早逝的陳百強，不禁心潮起伏，眼圈紅了。還有《花火》《來生緣》《遙遠的她》《執迷不悟》……這些都是我年輕時喜歡聽的粵語歌。此番再度聆聽，幾度感慨時光匆匆太匆匆。



客居人語

姚 船

陽光七月，天藍雲白，鳥語花香，不少人趁着這美好時光，旅遊探親訪友，或親近大自然，放鬆被疫情「禁錮」得有點疲憊的身心。

兩年多了，長時間疫情肆虐折磨，政府疲於應對，民眾無奈適應。雖然新冠惡魔仍未徹底被殲，但各地已陸續放寬甚至完全解除防疫措施。似水庫放開，人們像水流般洶湧衝出閘口，奔騰向前。看看機場的客流和高速公路的車流，久違的場面。

有人說，要彌補曾經失去的自由快樂，須盡情吃喝玩樂一番，才對得起自己；也有人認為，不知何日疫情再次籠罩，也許就在今秋，何不今朝有酒今朝醉，管它以後天崩地裂，隨意揮霍。如此率性而為，任性而行，早把腦子裏的理性擠在一邊。

有位從事電腦工作的年輕朋友，原本住在市中心，去公司只需步行十幾分鐘，非常方便。疫情大爆發不久，他改為網上工作，足不出戶，更加愜意，只是自家柏文單位較小，感覺如困鳥籠。那時，社會颯起一陣風潮，不少人遷離市中心住處，搬到郊區甚

## 新伊館演唱會：「鍾靈毓秀」鄧麗君



如是我見

吳 捷

一九八二年一月八日至十一日，鄧麗君於香港伊利沙伯體育館舉辦五場演唱會。這幾場演唱會，歌手音色圓美流轉，歌曲類型和演唱語言多元，樂隊陣容宏大（由香港管弦樂團、香港國樂團和日本樂隊成員聯手），現場錄音發燒級高保真，專輯甫面世即成為雙白金唱片，整整四十年後聽來，依然氣勢磅礴，動人心魄。從鄧麗君一生演唱事業的角度來觀察，新伊館演唱會的中國、日本、英美元素交叉組合，凸顯出她在巔峰時期海納百川、鍾靈毓秀的特點。

演唱會歌曲的主體是鄧麗君標誌性的華語時代曲、民歌和流行歌曲，如《天涯歌女》、《採檳榔》、《小城故事》。與之穿插相映，是顯著的日本元素。鄧麗君一九七四年赴日本發展，最初走輕快活潑的偶像路線。當時正值日本偶像歌手產業的騰飛時期，有上百個「事務所」訓練、推廣新人，訓練內容之一就是舞台動作。看七十年代偶像組合キャンディーズ（糖果合唱團）和ピンク・レディー（粉紅淑女）以及八十年代的酒井法子、長山洋子等偶像歌手的表演，其舞台動作與鄧麗君相似，都是「事務所」包裝的產物：比如手臂從側緩緩高舉直到頭頂，突然握拳；或手掌向上，快速向側前方推出，雙眼憧憬着天空；或歪歪頭，低低眉，在歌詞間隙來個華麗轉身。日本偶像歌手的基本訓練為鄧麗君的舞台風格定了型。新伊館演唱會從開場曲《愛像一首歌》開始，無論中文歌、日文歌還是英文歌，舉手投足，輕靈淺笑，看似無心之舉，其實都有七八十年代日本偶像歌星的影子。

演唱會中有多首日語歌曲和改編自日語歌的華語歌曲，其中《襟裳岬》和《絲絲小雨》二首是演歌。鄧麗君在日本發行的第一首單曲《今夜かしら明日かしら》

（無論今宵或明天）明快甜美，但在七十年代的日本，每年有一百多個偶像歌手出道，這首歌很快淹沒於眾聲喧嘩。出師不利，鄧麗君改弦易轍，同年以一曲演歌風的《空港》贏得日本唱片大賞「新人賞」，從此演歌、流行歌成為鄧麗君日語歌曲中的並蒂蓮花。當時日本亦正值演歌全盛之際，名家名曲層出不窮。演歌一般在歌曲高潮部分飄起長長的高音，還要表現出自「浪花節」等傳統吟唱藝術的韻味和極強的控制力。鄧麗君唱演歌時展現出絕佳的爆發和收斂的功夫，雖然極少使用喉音、顫音等技巧，卻能唱出甜美清新的十里春風。許多高難度的演歌如《夜のフェリーボート》（夜之渡船）她駕輕就熟，還翻唱了眾多著名演歌手的經典，《襟裳岬》就是森進一的名曲。比較原唱，鄧麗君的演繹更勝一籌，所以一九八四年她與森進一同台演唱《襟裳岬》時，森進一開玩笑說這首歌好像是為鄧麗君量身定製的。

新伊館演唱會的日本元素體現了鄧麗君才藝之「廣」，英美元素則體現了她的「變」。鄧麗君翻唱過數十首英文歌。七十年代，她唱的英文歌輕柔舒緩，可愛活潑，與她華語歌曲的風格完全一致。一九七六年她在香港利舞臺演唱《Jambalaya》、《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等四首歌曲，次年她在日本新橋演唱《Oh! Carol》、《Speedy Gonzales》等六首創作於一九五八到一九六一年間的英文老歌。這些都是傳統流行歌、民謠或鄉村音樂。一九七九年初，鄧麗君赴美國僑居一年有餘，開始有意拓寬自己演唱的英文歌曲類型，尋求個人形象和內涵的突破。於是，一九八二年在香港，除《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是徐徐的懷舊金曲外，其餘三首英文歌《Last Dance》、《Hot Stuff》、《Fame》都是新作Disco，節奏感極強，伴以輕快勁爆的舞姿，令人耳目一新。同年鄧麗君在香港無線台音樂特輯錄製的五首英文歌，也體現了這一時期新舊結合的轉變過程：活潑的老歌《Stupid Cupid》與悠緩的新



▲鄧麗君一九八二年香港伊利沙伯體育館演唱會的唱片。

資料圖片

曲《I've Never Been to Me》是流行歌，新曲《Endless Love》和《Designer Music》分別是R&B和Disco，《I Love Rock 'n' Roll》則是她第一次翻唱硬搖滾，錄影中鄧麗君爆炸頭、緊身衣，與往昔杏花春雨的形象大相徑庭，曲名彷彿也顯示了她當時求「變」的意向。這一意向在日後從藝十五周年巡迴演唱會定題：三首英文歌《Fire》、《Beat It》、《Every Breath You Take》都是近五、六年間創作的搖滾。

中學時代，新伊館演唱會的歌曲和錄影就令我目眩神迷，成為鄧麗君的忠實粉絲，無奈那時她已去世多年，再無可能去她的演唱會現場。後來多次去香港，常會經過新伊館。某年為看武術表演買票入館，卻根本沒看進去，腦海裏滿是當年氣象萬千的光與影。每個時代的優秀藝術家，往往勤奮學習不同時期和文化的多種流派，勇於挑戰自我、突破舒適圈，最後超越時代和國界，自成一派。新伊館演唱會展示了鄧麗君在多種歌曲形式和舞台風格上的訓練和才華，記錄了她在事業巔峰時期更上層樓、尋求突破、融會百家的種種努力。幸有當年珍貴影音，使得在四十年後的今天，我們依舊能感受到現場熱烈的氛圍，盡情欣賞華語樂壇鍾靈毓秀的傳奇。

## 記乒壇猛將鄧鴻坡

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一提到容國團這個名字，似乎無人不曉；同樣，在香港，一提起鄧鴻坡，也一樣街知巷聞。容國團是第一個奪取世界乒乓球冠軍的中國人，在一九五九年德國舉行的第二十五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奪取冠軍。然身在香港的鄧鴻坡是容國團師弟，曾是公民體育會乒乓球隊友的他，也不違師兄容國團多讓，贏過多次全港乒乓球比賽單打冠軍，多次代表香港出外比賽，贏得不少獎項。直到晚年六七十歲時，坡叔也一樣出外比賽，奪得不少省英賽獎項，令人感到佩服不已。

坡叔有乒壇猛將之稱，外表俊秀，文質彬彬，手長腳長，擅打左推右攻，與容國團一樣打法，師承鍾恩榮。一九六三年首奪星島杯全港公開賽單打冠軍，他先後三次勇奪全港公開賽乒乓球單打冠軍，多次代表香港參加國際賽，一九七一年獲英聯邦團體賽亞軍。坡叔是筆者崇拜偶像。記得在一九六四年，日本乒乓球隊訪港，與香港乒乓球隊在

灣仔修頓球場進行比賽，筆者慕名從香港仔田灣前去觀看，第一次看到偶像坡叔的比賽雄姿和勇猛打法，留下至今不忘的深刻印象。受到他的影響，筆者酷愛乒乓球運動，在年輕時參加一些公務員及工聯會、工會的乒乓球比賽中贏得一些獎項。

自坡叔的公民體育會乒乓球隊友兼師兄容國團在一九五七年與姜永寧、傅其芳北上內地之後，坡叔便成了香港乒壇主將，代表香港參加多次國際比賽。最值得坡叔津津樂道的一次是一九五九年出席廣東省第一屆運動會上乒乓球比賽，贏得男子單打第五名，以及夥拍趙善謙獲得男子雙打第二名。坡叔說，五十年代香港乒乓球水準頗高，一九五六與容國團、姜永寧、傅其芳代表香港上廣州比賽，都奪標而回。其後他們三人返回內地，帶動內地乒乓球運動，而容國團又在一九五九年代表中國贏取第一個乒乓球世界冠軍。由是之故，內地由此而設有一個「三英杯」，就是紀念這三位

乒乓球元老。

作為一個在五六十年代香港乒乓球冠軍，乒壇猛將人物，坡叔於一九五九年初加入愛國團體之一「香港華人革新協會」，受到社會各界尤其是體壇方面的注目。坡叔毅然加入「華革會」，沒有一番勇氣和信念，是很難做出決定的。事實證明，坡叔自加入「華革會」後，他的愛國愛會行為和表現都做得非常積極。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坡叔得到該會主席陳丕士大律師和副主席陳君葆教授頒發獎狀，表揚他積極為會工作，在第十屆區務工作中有良好表現，被授予三等獎。隨後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他因在十一屆區務工作的突出表現而獲頒二等獎。

一個全港冠軍級的人物，無人不知無人不識的乒壇猛將，能在當時政治氣氛極度惡劣的環境下，投身走入社會基層為勞工市民會員服務，確是難能可貴。筆者記得在一九七〇年元旦，參加「華革會」舉辦之新春元旦大旅行，目的地是新界粉嶺鶴藪村，約

有八百多人參加的大型旅行。剛到目的地時，就聽坡叔手執擴音器不斷地吶喊，吩咐大家如何如何。聽說他是此次大旅行總指揮，事事親力親為。筆者再一次近距離見到乒乓球偶像坡叔，頗為開心不已。離第一次在灣仔修頓球場看其比賽，相隔已有五六年了。

之後，一九九三年，一個機緣巧合，筆者經曹宏威博士介紹加入「華革會」這個大家庭，見到和接觸坡叔便多了。那時，坡叔已經成為「華革會」的核心人物。每次會議都必例有坡叔參與出席及主持，極少缺席。

晚年的坡叔，還經常應約波友到相熟體育館或大角咀藝昇波樓打球。只是近兩三年身體不如以前，行動不便，要住入老人院了，已經八十八歲了。然當筆者去探望他時，他依然記得筆者。聽坡叔說，他還不時關心社會時事。在此衷心祝願坡叔身體健康，晚年生活愉快。



人與事

文滿林